

宁波人的“读城记”

——解读文化小品集《宁波人》

傅 凯

宁波的城市精神是“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于此宏远的蓝图之下，于宁波百姓，纵有丰富的物质文化，仍需要更多精神上的食粮。河姆渡的骨哨一吹就是7000年，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宁波有着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千年来为世人瞩目。文化小品集《宁波人》独辟蹊径，通过宁波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构建城市文化史，以真情实感、风雅而接地气的语言，以“人”带“城”，充分凸显宁波鲜明的城市性格，为读者呈献一个韵味十足的宁波人生活图景。全书分为六个部分，作者从性情、世相、格调、市井、声色、品味入手，集合近60篇文化漫笔，以文化小品文形式，勾勒出宁波人的敢作敢为、宁波人的异想天开、宁波人的真性情与真本事、宁波人的辉煌和传奇，以及宁波人无处不在的小确幸。

作者柴隆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十四届和十五届宁波市政协文史特约文史研究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他对宁波传统文化和民俗有深入研究，出版有《宁波老味道》《宁波有意思》《宁波府城隍庙的前世今生》《江夏观



潮》等著作。撰写的《宁波老味道》被誉为“宣传和展示宁波城市形象的精美文化礼品”，入选2016宁波城市书单，荣获2017宁波版权十佳、2018宁波民间文艺奖、第三十届全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二等奖。

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个不同的哈姆莱特，不同人眼中的宁波，不尽相同，所谓千城千面，于是有了各路“读城记”……读城可以是一种剖式的、刀刀见血、尖锐硬朗，甚至冷静到不留情面。《宁波人》握住脉门，抓住宁波城市最鲜明的特征，作者用接地气的语言，生动鲜活地展示了宁波的风土人情、城市特质、人文性格等，是全面解读宁波的一个通俗读本。《苏州人》《上海人》《南京人》《武汉人》……近年来，凸显城市品位文化的“都市人”系列丛书纷纷问世，唯独《宁波人》姗姗来迟，作者欲通过这本文化小品集，填补描写宁波人的“空白”。为“都市人”系列丛书再添一本佳作，旨在追寻回味绵长的甬城乡愁，增强宁波本土文化自信。

如果说《宁波老味道》突出的是一个“俗”字，那么《宁波人》着力凸显的是一个“雅”字，雅俗共赏，相映成趣。



书人茶座

方其军

没有意外，10月7日晚7时，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大家“意外”：对于获奖作家，我们几乎闻所未闻。当“意外”多了，也就习惯了。于是，这种“意外”就是“没有意外”。

我在手机看着某传媒的视频直播，一直留意着传媒请的翻译小姐用中文说出获奖作家是谁。当视频里瑞典的先生讲完了，开始接受现场媒体采访时，我还没听到翻译小姐说出一个名字。难道那位先生没宣布是谁获奖？不可能啊。倒是屏幕的字幕出来了：“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获诺贝尔文学奖”。显然，翻译小姐是听到获奖作家名字的，只是她不知该如何翻译这个名字，大概是太陌生了。

出现在世界公众视野里的陌生人，一下子成为“新宠”，一下子就被熟悉了。他的书之前如有库存，会迅速被清仓。出版社的出版项目，也立即会安排上。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无可置疑。曾读关于川端康成的传记，说到这样的情况，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西方媒体并不了解川端康成，像“无头苍蝇”一样探听川端康成是谁，寻找他的下落，但是，很快，他家的电话就被打爆了。以前，有的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最初被告知时会以为遇上骗子了，或是谁的恶作剧。然后，是被一次次密集的采访渐渐确认，这是一个事实。现在，传媒发达，斯德哥尔摩的消息一放出，宁波、巴黎、纽约都是同步的。那位获奖作家想必会与其他作家一样，关心诺奖，只是，这一次竟然被“点名”了。

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坦桑尼亚都沾光。比如，诺奖公布后半小时，现居上海的余姚籍作家赵柏田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段话：“小时候，村里的胡打铁去坦桑尼亚开大卡车，他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三女儿最漂亮，和我同龄。”瞧瞧，这都勾起童年回忆了。据了解，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是坦桑尼亚小说家，用英语写作，常驻英国。他最著名的小说是《天堂》（1994年）《荒漠》（2005年）和《海边》（2001年）。他现在在英国肯特大学当英语系教授，关注后殖民写作和与殖民主义相关话语，尤其是与非洲、加勒比和印度有关的课题。此次，他的获奖理由如是：“鉴于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文化与大陆之间的鸿沟中的命运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地渗透。”

诗人孙静轩曾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未必伟大，没有获奖的作品未必就不伟大。”想想，像米兰·昆德拉、博尔赫斯等人未曾获得诺奖，却不影响人们对他们的喜欢以及作品的传播。但是，再想想加缪、马尔克斯等诺奖得主，诺奖超强的世界性覆盖和历史性穿透又不得不令人正视。距离我们最近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然是莫言先生。亏得有莫言先生在2012年填补空白，不至于让我们谈起诺贝尔文学奖总有点酸味。山东的高密，是世界的高密。尽管可以说我们的哪个镇和县，同样是世界的某某地，但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这其中的意味终究是不一样的。毕竟，那是一片被顶级作家解读和丰富的乡土，一个被世界传媒津津乐道的文化“地名”。

一夜之间，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将世界的注意力猛烈牵引至他小说“刺入”的土地、群体和意识。在诺奖揭晓之时，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的作品还没有中文译本。我可以读到的，据称是他至今“唯一的”被翻译成中文引进的短篇小说《博西》和《囚笼》，收于译林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我先读的是《囚笼》。小说的第一句特别重要，似乎可以借此触及作家的生命气息和学养积淀，以及显现小说的基调和意韵。比如卡夫卡《变形记》的“一天醒来，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许多年后，面对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些“第一句”，在相关评论里，被奉若圭臬。

且看《囚笼》的第一句：“有时，哈米德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已经在这个小店里待了很久很久，而且将会在此度过余生。”小说主人公哈米德的命运和状态在这一句话里交代清楚，并留下多个“出口”。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一个句子里开合融汇、疏通。这是绝顶的高手。作家很巧妙地用了词语“错觉”，进可攻、退可守，预留空白，供读者思绪回旋。哈米德显然是一个小人物，帮一个老人照看类似小超市的店铺，胸无大志，就是“活着”。他心路历程中的亮色点燃，是因为一个陌生的姑娘茹基娅。他第一次见到茹基娅，就喜欢上了她。她去买酥油、鞋油，他会多给一些。他对他充满了想象，想守护她。当有人说“她其实很好搞定”，他完全不信。但是，现实很残酷，小说的末尾，茹基娅对他：“你总在给我东西，我知道你也想得到回报。那样的话，全靠这些小恩小惠就不够喽。”

哈米德的小人物悲剧感在小说中得到充分释放。我觉得，《囚笼》里最厉害的是这么一段话：“他害怕住在对岸黑夜里的人，不光是因为他们对他虎视眈眈，还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哪儿，而他却不知道自身何处何方。”那么，期待能够阅读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的更多作品。

一个诺奖得主，他可以提供的审美愉悦和精神启迪，估计不会令人失望。

店铺、姑娘和彼岸

关于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获诺贝尔文学奖

第七届浙江书展



柴隆



赵淑萍



孙武军

我们如此热爱宁波

——《走读宁波》创作谈

赵淑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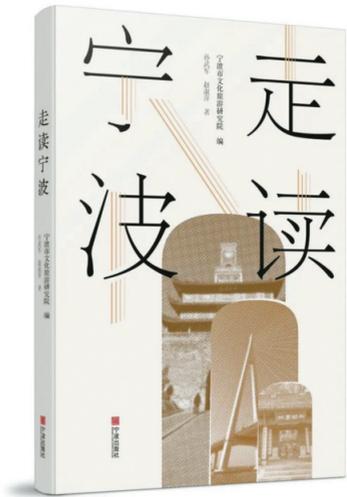
去年，宁波文化旅游研究院的黄文杰老师联系我，说是邀请朋友们到枫林晚书店一聚。没想到，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那天，宁波出版社的袁志坚、徐飞等领导以及孙武军老师都在。原来，研究院想出一本书，献礼宁波三江口城址落成1200年，他们请我和孙老师完成。当时，研究院已经拟了一份目录，列出了宁波各个时期的重要事件、人物以及相关的人文地标和名胜古迹。书名初定为《图说宁波历史》，意在向新老宁波人普及宁波历史文化知识。图片力求唯美精致，而文字则具趣味性、可读性。

我感到压力不小。虽然这几年我一直热衷于宁波地域文化的书写和传播，毕竟是局部的，这次是要完整、系统地梳理宁波的历史人文来“说”一遍。“说”的要求还挺高。袁总编要求每一节在1500字左右，择取最重点的部分，文笔力求晓畅洗练。孙老师曾经是我大学时诗社的辅导老师，比较熟，于是，我近乎“蛮横”地对他说：“八章里您写五章，我写三章。您以前做宁波电视台《江南话语》的编导和撰稿工作，对宁波的很多地域文化驾轻就熟。”

接踵而来的寒假，非常紧张。当时我手头还有另一本书，是南宋石刻发现、保护的口述史。常常是白天，我和好友凤凰去绿野蚕、五乡等地采访，到史氏家族的墓地去看看石刻。晚上，则查阅《宁波通史》，上网百度资料，进行这本书的写作。这本书涉及史实，必须严谨，但是，还得了解宁波地域的许多传说典故，以求生动、贴切。

比如，秦汉部分，写到秦始皇出巡越地，那么他有没有到过达蓬山呢？一些地方文献有记载，但没有定论。至于方士徐福，历史上确有其人，出海也是事实，但他东渡去了哪里？答案不是唯一的。好多资料说是去了日本，但去日本的航线，也有北路航线（沿岸航线）和南路航线（漂流航线）之说。我尽可能地将资料进行归纳、整合，让读者自己去判断。最后，介绍达蓬山的徐福文化园，讲到了日本前首相羽田孜亲书的“秦渡庵”石刻。

再比如，六朝时虞氏家族被称为“江左豪门”，声势显赫。我从慈溪的鸣鹤古镇切入，引出虞九皋，然后说到虞世南，再追溯虞氏家族。虞氏分西虞和东虞，西虞定居在余姚城西的罗壁山区，而东虞后来主要聚居于鸣



幽远的名山行迹，留下诗文墨宝。贺知章、陆龟蒙、王安石、李清照、邓牧、王阳明、黄宗羲、袁枚、郭沫若、钱锺书、丰子恺……而月湖这一节，笔涉贺秘监祠。我查阅贺知章和李白的交往，发现很多细节。同时，细读了全祖望的考证文章，对贺知章的籍贯之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写作时，我越来越为宁波这座城市骄傲。现在大家都在说“宋韵”文化，我们写作时还没“宋韵”这个提法，但我分明感到了宋代宁波文化的繁荣，东钱湖、月湖就是宋韵文化非常密集的地方。比如东钱湖的南宋石刻群，又比如月湖一带的名门望族、学者大儒和才子高僧。唐宋八大家中的王安石、曾巩都曾在宁波为官。还有状元丞相吴潜，关心民生疾苦，在宁波文化教育、城建交通方面有许多举措，尤其是水利方面。明清时期，不仅有王阳明、黄宗羲这样的大儒，还有万斯同、全祖望等浙东史学的代表人物。而明末清初，浙东义帜高张，誓死捍卫河山，呈现出浩然正气和民族精神。西学东渐，开放的宁波商学并重，厚德崇文，院士辈出，宁波帮商人更是名扬天下。

写宁波历史文化的专著不少，介绍旅游景点的也很多，而本书的特点，大概就是将历史发展和人文景观经纬交错，织出一张宁波历史文化的导览图。在写作时，我们不敢放言后记，即使是总论，也是开篇介绍宁波博物馆，用另一种方式亲切自然地呈现。标题一律虚实结合，主标题选用名人诗句，小标题则点明实际的景点。如写天童寺，就用王安石的“青山捧出梵王宫”，写月湖，就用钱公辅的“谁把江湖付此翁”。而白云庄呢，则用黄宗羲的“依然不废我弦歌”。8000多年前的井头山遗址和当前的宁波博物馆没有诗，那我就自己写。

书最后定名为《走读宁波》，更加动态、鲜活。这里得感谢编辑苗梁婕老师，她校对得很认真，包括一切小细节，比如史浩几次罢相，她都一一查证。

有时，在我书写时，黄昏来了，夕阳映照窗。我突然想起俄国诗人叶塞宁的诗“我的乡土，沉思的、温柔的乡土啊！/山那边袅袅升起的暮色/像用洁白的手向我招呼。”我突然想，这块土地上，还有多少历史的遗存和珍贵的人文记忆呼唤我们去探索、发现。

最后，我要借用当下一句很热的话来表达我的情感——我们如此热爱宁波！

鹤社岙村一带。在唐开元二十六年以前的数百年，鸣鹤社岙村属会稽郡余姚县，故当时两处都称为会稽虞氏或者余姚虞氏。

还有梁祝公园，在落笔的时候，我力求处理好史料和传说的关系。梁山伯为晋代鄞县令，在唐代张读的《宣室志》和北宋李茂诚《义忠王庙记》和南宋《四明图经》以及多部地方志中都有提到。梁祝故事在流传中嬗变、异化，形成很多传说圈，还引起了发源地之争。在介绍梁祝爱情主题公园的同时，我也写了宁波在梁祝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

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最后，出版社要求我整体统稿。阅读孙武军老师的创作部分时，我折服于他叙述的轻灵、摇曳和语言的诗意、清新。他曾经撰写的一些纪录片的解说词，都能用。但当时他海量搜集资料，在几万字中提炼出几千字的解说词，而现在1500字左右的篇幅实在是难为他。有些他删减到三四千字就再也无法下手了，于是，我“狠下心”替他做了这个工作。

这次创作，让我在宁波历史文化知识方面得以查漏补缺。比如，先知道奉化雪窦山是弥勒的道场，是“四明第一山”。当我查阅资料时，发现曾经有那么多文人墨客朝着这清逸

